

天龍八斬

云中岳著
(上)



858
01

天 龙 八 斩

(上)

云中岳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天龙八斩是云中岳献给广大读者的一部佳作，一份厚礼，此书集中了云中岳写作之精华，文笔流畅、内容波澜壮阔、妙趣横生、惊险之处、如身临其境、使人忧心万分、情爱之处、动人心弦、感人肺腑，读后使人爱不释卷，非一气顺读而下。

是否如此，请广大读者评价吧！

出版者

漫天的风雪似是无数的鹅毛自天空洒落，祈连山被来自鲜卑利亚的一股寒流所笼罩，已经连续不断的下了好几场大雪。

峰峦，树林，溪谷，平原……都是一片银白，大地恍如粉装玉砌，见不到一条人影，更看不到一丝绿意。

灰茫茫的穹苍，回荡着狂飙的怒吼，自黑暗到天明，毫不停歇，似是这股愤怒，永无停歇的日子。

祈连山里，没有一丝人迹，那些平日深藏于山林丛草里的野兽，此时更不见踪影，仿佛都在这场风雪里消失了。

时当中午，茫茫的天边现出了一幢淡淡的光晕，那飘落的雪花被这幢霞光照得幻化成片片晶莹，玲珑剔透，美不可言。

一座被丛丛松林包围的小屋，贴着石壁，藏在一个山坳里，没有被这里连续不停的大雪所盖掩。

“呀”地一声，门扉被推开了来，一条昏黄的灯光，像是箭样的自门缝里穿射出来，投落在雪地上。

雪上泛起莹白的反光，光影乍闪，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年青人把木门推开，放出了几条狗。

他手牵皮索，把那几条毛灰黑的獒犬齐都系在门前的柱子上。

犬吠之声立时响彻了这个山坳中，回音不停绕着松林直转……

这个年青人皱了下眉，把毡帽戴上，大声吆喝着，喝住了犬吠。

当他看到那几条狗齐都畏惧地睁着乌黑的眼珠朝自己瞪着，不禁笑骂道：“你们这些畜牲，等一下跑个两百里来回，不要喘着气走不动了，现在穷吼个什么？”

“剑儿”一个身着长衫的中年文士自屋里缓缓走了出来，脸上含笑，略带斥责地道：“你既然忍不住山里的寂寞，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雪下山去，这些畜牲困居在屋里十几天都没有出外，一见茫茫的雪野，自然都高兴得狂犬不已，又吵又闹的，还不是跟你一样的，你又怎能怪他们呢？”

洛阳剑汕汕地道：“爹，你怎么可以拿我跟畜牲比呢？我倒底是你的儿子呀！如果我是畜牲，那您……”

那中年人笑道：“好小子，你这么一说，岂不是把我也给骂上了？”

洛阳剑摸了摸头，笑道：“爹，我可没有骂您，那是您自己说的。”

那中年人哼了声，道：“我教你是如此对待长辈的？对自己父亲也要运用心机吗？”

洛阳剑见自己父亲脸色突然沉了下来，赶忙收敛起脸上的笑意，恭然道：“是，孩儿下次再也不敢……”

那中年人道：“剑儿，你承认是对我用心机了？”

洛阳剑微微一楞道：“我并没有……”

他话语一顿，脸上又涌起起笑意，道：“爹，您又在用话挤我了？您晓得孩儿的口才不行。”

那中年人雨眼之中射出一股犀利的锋芒，肃容道：“剑儿，你需牢记一事，当你与任何人说话之际，切不可冒失，非要了解对方话中真正含意，切莫轻易允诺他任何事，否则你将在言辞中坠入了别人的圈套！”

他叹了口气，眼睛里的锋芒渐渐欲去，轻声道：“当年我

若不是深爱你母，而又被你大舅以言辞所逼，退出江湖，现在岂会困居于这避野的山林里……”

话中满含不平之意，也带着浓重寥落之慨，似乎他在为自己不能一展抱负，称雄江湖而遗憾。

洛阳剑眼圈一红，脑海里回旋着母亲慈爱的面容。

那亲切的呼唤之声，仿佛犹在身边，一连串的低低叮咛仍自在心底反复荡动……

那中年人长长地一叹，暗暗道：“洛阳雄飞，洛阳雄飞，你一生深仇未曾报过，现在藏匿于荒原僻野里，不能将洛阳氏门中的威望发扬……”

他的心念一转，那股懊丧的情绪，化为无限怜爱，眼前恍如又浮现起自己爱妻那娇羞可爱，温柔甜馨的情影。

这时他又认为自己当年立誓封剑，不谈武事而携美退出了江湖之举是正确的。

尽管他当年初闯江湖，二会关洛白云堡，惊动少林、峨眉、华山、武当四派，联合于自己对敌，而在江湖上掀起一大风潮。

但是在他携着曾是背叛家门的爱妻白玉琳要河南白云堡当着天下武林豪杰之面，封剑退隐江湖之后，他却从未后悔当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洛阳雄飞忖道：“因为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没有什么可以后悔了……”

他望着穹空的那幢光晕，继续忖道：“虽然我为了爱情而牺牲了报仇之机，让白云堡的男子还有活的剩下，不能将我洛阳家《秘剑七式》绝技赢得武林所尊，但这都算不了什么，只是玉琳她……”

他的眼中不知何时已涌起泪光，一俯首看见洛阳剑正站

在屋檐下垂着头，满脸凄苦的样子，不由得摇了摇头，叹道：“剑儿，是不是又想你妈了？”

洛阳剑眨了眨眼，把含在眼眶里的泪水强自逼了回去，说道：“不！我只是想到的这冰寒风雪之日，有多少人将会瑟缩在土炕之上，不得温饱……”

洛阳雄飞苦笑着道：“孩子，你怎能骗得过你爹爹？别老是想妈，这么大的人了，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想当年……”

他脸上泛起一丝得意之色，继续道：“你爹在十九岁时，闯荡江湖，以《秘剑七式》把四大正派掌门都一一打败，现在你已经十八岁了，还象个刚断乳的孩子，老是惦念着妈……”

洛阳强辩道：“爹，我没有想妈，她老人家已离开我们几十年，我都几乎记不起她的形象……”

他心底泛过一缕苦涩，被自己的话刺得一痛，深深地吸了口气，道：“我是想小燕她家没有粮食，天这么冷，雪这么大……”

洛阳雄飞笑道：“所以你要借买年货为由，在风雪未停之际，下山去看看小燕？”

洛阳剑腼腆地道：“其实我也是久未活动筋骨，想到祈连城里跑跑，爹，你看，阳光都能射过厚厚的雪屋，雪就快停了……”

洛阳雄飞微笑地望着自己的儿子，眼见这长得雄壮而英俊的洛阳氏后裔，一脸的红潮，乌黑的眼瞳里露出羞惭而兴奋的神色，正是象自己年轻时一样。

他心里升起疼爱而得意的混杂情绪，说道：“你见到小燕时，替她们家留下两百斤麦子，就说我问候她爹娘。”

洛阳剑高兴无比地把雪橇木车装好，系在六条獒犬头上，拉了拉头上的毡帽，道：“爹，我在日落之前一定回来！”

这时天空开朗，雪花愈落愈少，在烁亮的阳光下，片片晶莹透明，生似无数的宝石晶花自空中坠落一样。

那闪烁莹洁的光芒映照在洛阳剑微仰的脸上，使得他有一股说不出的俊逸。

那挺直的鼻楞下微微上翘的菱形弧唇，毡帽旁茸茸细毛斜飞的剑眉和浓长睫毛下乌黑的眸子，都充分表示出他那使人喜爱的原因在那里。

洛阳雄飞抬头仰望茫茫的穹空，轻轻地暗语道：“苍天呀，我有这样的儿子，尚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名望与金钱，又算得了什么？但愿他能够懂得真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至辜负我的一番教诲……”

洛阳剑戴好了皮手套，拉了拉长及膝盖的靴子，坐上了雪车，喊了声道：“爹，我走了！”

洛阳雄飞自冥想中醒了过来，哦了声，只见洛阳剑挥一挥手中的皮索，犬声狂吼，那六条像来自藏土高原的獒犬，已似疯了样飞奔而去。

车上系着的银铃发出串串轻脆的声响，响在雪花满空里

.....

洛阳雄飞望着雪橇远远，渐渐就要穿入松林，他的目光投落在雪地上留下的两条长长的车辙，心中突地掠过一奇怪的意念，脸色变了一下。

他一抖大袖，飞身掠起，在雪花飘飞中划空射出三丈，足尖在雪地上一点，还没留下一丝痕迹，便已腾空跃起。

他蹑行在盖满积雪有老松枝上，转瞬间便已穿出山坳。

细碎的铃声在脚下响起，摇曳在松林里，洛阳雄飞站在

山坳口的断崖上，眼望着那辆雪车穿出松林，如飞的向这边奔来。

他微微一笑，俯身抓起一把雪，挥手急洒而出……

雪团似箭，射入穹空，迎着急速奔来的雪车，在空中倏地爆裂开来，夹在满空飘落的雪片中，落了下去。

洛阳剑手持皮索，赶车正急之际，没想到缓缓飘落的雪花里竟有暗器夹杂在内。

他两道剑眉一耸，双掌一拢，倏地往外挥了出去。

一股漩激澎湃的劲风倒卷而上，恍如平空之中发生的龙卷风，将那急射而来的雪珠，都卷入天空，化为颗颗雨水洒落而下。

雪橇急速进行，洛阳剑拔身飞起，双掌护胸，向着雪珠发出之处扑去。

陡地，山坳口的断崖上人影一现，恍如晴空中响起一声霹雳，一圈圈气波扩散开来，撞在他的身上。

洛阳剑在虚空里连发两拳，“嘭”，“嘭”两声重响，他闷哼一声，跌落在雪地上。

双足一陷进积雪里，他深吸口气，斜斜滚了开去，穿出两丈之外，双掌交胸，目光烁烁凝注前方，预防着来敌的进攻。

眼前人影一花，洛阳雄飞掀髯微笑道：“剑儿是我。”

洛阳剑拍了拍身上的雪，嘟着嘴道：“爹，您这是干什么，害得人家几乎……”

洛阳雄飞摇了摇手，阻止自己儿子再说下去，他那瘦猴的脸上泛起一丝欣慰之色，缓缓地說道：“剑儿，你已经养成了随时随地提防敌人攻击的能力，而且你刚才的功力也可算是武林高手了，足可学习我们洛阳一派独传的《秘剑七

式》！”

他顿了顿道：“这《秘剑七式》原有九式之多，与《天龙八斩》是你曾祖父手创的绝学，当年曾因此而得天下第一的名号，只可惜后来两式剑法失传，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虽然把《天龙八斩》传给你，但是你的功力不够，尚未能领悟出这八招掌法中的精髓，所以我没把更为深奥的《秘剑七式》传给你。”他略一沉思，又道：“现在我看你的功力以及应变的能力，似乎已经可以开始学习那《秘剑七式》了，因而我决定等你回来时，把《秘剑七式》手抄本交给你，并传你练功的手法……”

洛阳剑惊喜道：“我真可以开始练习《秘剑七式》了？”

洛阳雄飞道：“你别太高兴，我在五年之前就想传你《秘剑七式》，一直到现在才决定传授给你。”他歇了歇，接道：“这原因一方面是在于这功夫霸道异常，攻剑出招之际，便能致敌于死，另一方面就是你的功力不够之故！”他咳嗽一声道：“我传了《秘剑七式》给你后，便要到洛阳城去找寻你妈，因为我与她约定的十年之期已经到了！”

洛阳剑诧异地道：“什么十年之期？”

洛阳雄飞摇头道：“这个以后我再告诉你，现在你走吧，雪已经停了！”

洛阳剑微微一愣，想不到爹爹为什么今天会这样，仿佛情绪方面有点失常。他诧异地道：“爹，您怎么啦？”

洛阳雄飞皱了下眉，茫然道：“我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心里好象念着一些东西，却又想不起来……”

他轻轻一叹，道：“刚才我眼见你离去，却又似乎觉得你愈离愈远，永远将不能再见到你了。这就像十年前你妈留书出走之前，我的心情一样……”

洛阳剑心湖好像被大石重重的一击，激起无数沓杂纷乱的意念。

可是在这短暂的思索里，他无法想出原因的症结所在。

他情绪激动地道：“爹，我马上便会回来……”

话未说完，他却发现眼前的人影悄然而逝，一抬头，已见爹爹负着手滑行于雪上，穿入虬枝盘纠的松林里。

雪厚厚的积存在松枝上，压得根根松树都白了头，弓了背，背负着逐渐加重的负荷……

在他眼里，他仿佛看到爹爹正像那些松树，被岁月压得白了头发，弯了背脊，尚要背负起命运的重担。

他低声喃喃地道：“他老人家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十年之约？十年之约……”

一阵细碎的铃声，低回而起，六条獒吠绕着山坳拐了一圈，拉着雪橇又回到了他的面前。

抬头望了望空旷的松林，他猜疑了一下，可是却想到在城里盼望着他去的甄紫燕。

那鲜红的菱唇、湛清的眸子，在他的脑海里不住地幌动，他轻轻咬了咬唇，跨上雪橇，吆喝一声，似是一阵风样的穿过断崖，向着山下滑去。

犬吠声夹杂着清脆的铃声，绕回着松林，渐渐地远去……

洛阳雄风自松林里闪了出来，怔怔地望着雪地上两条笔直的辙痕，良久方始定过神来。

“也是在雪上，两条笔直的车辙远去，把玉琳带走了，她是最深爱的妻子，也是我深恨的仇人之女……”低低的自语之声，语声里充满愤慨与怜爱错综情绪。

他握着拳重重地在松树上一捣，恨恨地忖道：“十年？就

算是经过一百年，我也不能够忘记白世屏杀父奸母之仇！但是她……唉！这十年来她会不会忘记我杀她父母斩她兄弟之仇？”

那株松树被他挥拳一声，“喀嚓”一声，齐腰而断，树顶上积雪纷纷坠下，落得他一头一身都是，但是却不能使他从矛盾的感情里挣扎出来。

他清楚的记得十八年前自己躲在王屋山中一连苦练了五年，才将父亲传下的《秘剑七式》学好，然后赶到关中洛阳城里，把杀父大仇白世屏杀死。

谁知前世夙缘，却在第三次到白云堡时于白玉琳相遇……

“唉！”洛阳雄飞深深地叹了口气忖道：“这么久的事还想他作什？今天我怎么啦？突然想得那样多，仿佛再也没有机会多想一般！”

雪后初晴，阳光普照，他踱出松林，迎着沁凉的冷风，顺着山坳往后山行去。

一望无限的白雪没有丝毫痕迹，渐渐地，两行脚印愈来愈远。

转过山坳，他提着袍角，轻蹑新雪，循着缕缕松香，往山顶飞奔而去，消失在白皑皑的雪峰后。

松林依旧抵回着寒风，阳光照射在雪地上，反射出一层淡淡的光芒，地上松枝的倒影，渐拖渐长，一直伸展到山坳口的断崖边缘。

时间在静谧中悄悄移过……

雪面反射的光芒陡地一暗，数条人影自山下飞奔而上，穿着一双短统布靴的脚，踏上了山坳边的断崖。

接着一排三双同样的靴子也都跃上了断崖缺口。

雪白的断崖上闪现出四个黑色的人影，那个身穿黑色布衫，披着斗蓬的年青汉子，像是猎犬样的搜索着四周。

他们齐都背着一柄轮形兵器，腰下挎着一双鹿皮镖袋，黑色的斗蓬被风掀起，可清楚地望见镖袋上绣着的红字。

那正是一个端正的楷书“唐”字。

松风传来低吟，他们默然地对望一眼，分散开来，跃入树林之中。

就在他们消失在松林之后，两条人影御风飞跃而来，风声里传来一声雄浑的朗笑声：“夫人，你到底轻功比我强，还是我服输了！”

前面一个身穿绿色棉袄，斜披披风，粉面红唇，头梳盘鬓的中年妇人，轻笑一声，跃上了山坳上的断崖。

她掠了掠鬓旁的散发，笑着回盼道：“你少来捧我，谁不知道你们白家的《凌云步》厉害？”

随着她的话声，一个魁梧的中年大汉也跃上了断崖。

他生得额豹虎口虬髯满面，圆圆的大眼里闪出炯炯神光，有一股雄伟不凡的气概现露在他的身上，使得看了不由得生起一股肃然之感！

他呵呵一笑道：“白家的《凌云步》那有店门的《七步断魂》厉害？若是碰见了你们店门高手，恐怕我这《凌云步》变成《断渊步》了！”

那中年妇人呸了一声道：“亏你还是关中盟主，竟说出这种话来……”

那虬髯大汉哈哈一笑道：“夫人，你还不是希望我这样说？尤其你大哥更是唯恐人家不知道四川店门暗器功夫厉害，到处都布有暗樁……”

说着，他右臂一环，搂住了唐霞凤的腰。

绿色的披风上绣着一双凤凰，被他硕大的右掌紧紧的搂住，在阳光下，他那仅余姆指的手掌泛近一层淡淡的红光，鲜明的映现在绿色的披风上。

唐霞凤红唇一撇，两道细长的柳眉耸耸，丰满玉润的脸颊上，浮现两个深深的酒窝，笑着道：“你真不识好歹，我哥哥在各大门派广立耳目，还不是替你找寻洛阳飞的下落……”

白玉峰两道浓黑的眉毛皱了皱，眼中射出狠毒的光芒，沉声道：“这次若找到他，我要他身受苗疆《轮回六转》毒刑，并试试我的《火焰刀》！”

他伸出右掌在空中一晃，那光秃秃的手掌上红霞涌现，似是一蓬火焰飞起，形状甚是骇人。

唐霞凤推了推他，骂道：“你别在卖弄了，还不知道这儿有没有呢？”

白玉峰四下顾盼一下道：“岭南丁氏兄弟最善于追踪遗迹，既然知道姓洛阳的那小子喜看梅花，还怕他能跑到那里去……”

唐霞凤轻哼一下道：“我跟你跑了七个地方，把大江南北，白山黑水都跑遍了，如今在这大雪天又跑到这鬼地方来……”

白玉峰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望着正在娇嗔的妻子，倏地，他的脸色一变，大声道：“是不是找到了？”

说着，他飞身跃起，在雪上滑出二丈，跃到松林边。

一个黑衣人手持一幅画像和一柄鞘上镶满碧玉的长剑，匆匆的自林中奔了出来。

白玉峰伸出左手一把将那枝长剑拿到手，激动地道：“这是碧玉剑！”

唐霞环“呵”了一声，跃到白玉峰的身边，惊喜地问道：“碧玉剑？真的找到洛阳雄飞了？”

白玉峰手指微微颤抖，眼里射出兴奋渗杂着凶狠的光芒，默不做声，缓缓将剑拔出。



一声暗哑的簌声，长剑脱鞘而出，映起一幢淡淡的碧绿光华，白玉峰凝望着手中的长剑，冷笑道：“嘿嘿，二十年不见这柄剑，想不到依然如此犀利，但愿洛阳雄飞象这柄剑一样活得硬朗！”

唐霞凤被他的话声吓了一跳，那阴森而怨毒的话语里，蕴藏着多少的仇恨，像枝枝毒剑，仿佛要将洛阳雄飞就杀死在眼前。

她很难了解自己丈夫心中那种激动的情绪，柔声道：“玉峰，二十年都熬过来了，还急在这个时候？”

白玉峰深吸口气，抑制住自己心中熊熊的怒火，沉声道：“等会我和那洛阳雄飞决一死战时，希望你不要搜手……”

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白雪覆顶的祈连山主峰，狠毒的道：“杀我父母，辱我弱妹之仇，若不亲手报还，还能算是男子汉？”

话声一了，他右臂挥起，那光秃秃的右掌泛起火红夺目的光芒，随着急速劈下，好象飞起一蓬火焰，落在左手持着的那柄碧玉剑上。

“噗”地一声，唐霞凤要阻止也来不及了，那柄碧玉剑从中断为两截。

落在地上的半截剑尖，在白雪上渐渐变为粉红，宛如放在火炉中一样。

她不禁骇然惊叫道：“玉峰，你看……”

白玉峰双眉皱起，也想不到为什么手中连柄的剑刀依旧碧绿，而落地的半截断刃却变为鲜红。

他飞起一足，将那似是在滴血的断剑踢得飞起，带着白雪落进松林里。

唐霞凤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半柄玉剑，道：“你别把这么好的剑糟塌了，我带去留给薇薇玩多好？”

她眼皮一转，瞥见那个黑衣人手中捧着的画轴，说道：“唐迪，你把那画轴打开来，看看是谁画的……”

白玉峰微怒道：“现在你还有这个兴趣……”

但是当他的目光投射那幅打开的画像上时，他的话声登时一噎，脸上泛起怜爱地表情，喃喃地道：“琳妹，这些年可苦你了你……”

唐霞凤一见画的是一个美丽高贵的少女，不由得冷哼一声道：“唷，那儿来的这美丽的少女？怪不得洛阳雄飞要像宝贝样的珍藏着……”

眼角一瞄，瞥见白玉峰依然痴痴地凝聚在画像上，她醋劲十足道：“你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她却看都不看你一眼……”

白玉峰脸色一变，怒道：“她是我的妹子，你却……”

倏地在峰峦之后，发出一声尖锐的爆响，接着是一倏红色的光芒曳着一条长长的尾线，冲上半空。

唐霞凤惊道：“是唐智遇险了！”

白玉峰长啸一声，身形展处，有如一只大鸟，越过林梢，奔向山坳后的山脊而去。

唐霞凤瞪了唐迪手中的画像一眼，呸了一声，挥起手中断剑，将之一削两段。

她不屑地骂道：“为不要脸的妖精，丢尽了白家的人，他还说是苦了她……”

她怒气冲冲的朝着手持两截残画的唐迪，道：“你在发什么楞？还不扔掉它跟我走？”

唐迪心中虽然是惋惜如此美的画被断为两截，可是却不敢不听话，应声道：“是，小姑。”反手将手中残画扔进松林里面。

唐霞凤自地上拾起剑鞘，瞪了唐迪一眼，双臂一振，掠空跃进，斜斜往群峦间奔去。唐迪自后跟随，两人沿着山脊，踏着白雪，奔向后山。

两排足印深浅不同，交杂在零乱的痕印里，唐霞凤转过两个崖壁，鼻中已嗅到一股纷芳的清香。

她抬头一看，在山中间，一条狭小的山路，绕折进入谷里，在右边崖壁上钉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三个擘窠大字——“冷梅谷。”

唐霞凤哼了声道：“这个名字倒取得不错。”

走进谷里，清沁冽人心肺的梅香更加浓郁，眼前视线开扩，一个葫芦似的谷底展现在面前。

谷中沿着山壁，数排白梅杂着红梅，虬枝嵯峨，昂然挺立，梅树丛丛绵延开去，一直深入里面断崖林立中。

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像，使人一看，心中便有一股清新脱俗，庆器皆忘的感觉。

唐霞凤身形微微一顿，目光自那花蕾绽放的梅树上移到雪白的地上。

她的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不忍见到自己门下的三个弟子惨死的样子。

那雪白的地上，倒着三具尸体，鲜艳的血水，像是无数